



歸先生文集卷之八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序

· 史論序

西漢以來世變多故典籍浩繁學者窮年不能究宋
世號稱文盛當時能讀史者獨劉道原而司馬文公
嘗言自脩通鑑成惟王勝之一讀他人讀未終卷已
思睡矣今科舉之學日趨簡便當世相嗤笑以通經
學古爲時文之蠹而史學益廢不講矣遺石先生自

少耽嗜史籍。倣古論贊之體。爲書若干萬言。而先生尤自珍祕。不肯輕以示人。往歲司教黃岡。時時與客泛舟赤壁之下。舟中常持史論數卷。會督學使者將至。先生浮江出百里迎之。舟至青山磯。風波大作。船幾覆。但問從者史論在否。與司馬公所稱孫之翰事絕類。之翰之書。得公與歐蘇二公。而後大顯於世。先生自三五載籍。迄於宋亡。綿絡千載。非止有唐一代之事。東坡所謂暗與人意合者。世必有知之矣。某爲童子時。以姻家子弟。獲侍几杖。先生一見。以天下士期之。俛仰二十餘載。濩落無成。恐遂沒沒。有負先生。

之教。而先生之門人。往往至大官方。在黃岡。一時藩臬。出西陵。執弟子禮拜。先生於學宮。諸生歎異之。而今閩省右轄秦君鰲。尤篤師門之義。每欲表章是書。而未及也。先生語某曰。子爲序吾書。然勿有所稱述。第言其人平生無他好。獨好讀書。老而不倦也。某受命唯唯。退而謹書之。

王巖先生文集序

王巖先生文集。故刑部右侍郎周公所著。公諱廣。字充之。別自號玉巖。崑山太倉人。太倉後建州。故今爲州人。公舉弘治乙丑進士。應莆田吉水二縣令。以治

行爲天下第一徵試浙江道監察御史厯兩月上疏
諫武宗皇帝佞幸疾之欲寘之死而上不之罪
也故得無下詔獄貶懷遠驛丞而佞幸者怒未已使
人遮道刺公公偽爲頭陀持波唄囉以行乞四百餘
里乃免武定侯郭勛鎮嶺南承望風旨偽以白金試
公公拒不受一日攝公閉府門箠擊之幾死行省官
惕息莫敢救御史有言而解久之遷建昌令再貶竹
寨驛丞會武宗晏駕今上即位詔舉遺逸公復
爲御史尋遷江西按察司僉事歷九江兵備副使江
西提學副使福建按察使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陞

南京刑部右侍郎公自起廢不十年至九卿不可謂
不遇而遂不幸以死不能究其用也然天下稱武
宗之世能以直諫顯者自公之外不過數人耳天
子中興思建萬世之業則正色而立於朝廷如公
者豈可一日而無哉故嘗以謂士之忠言讜論足以
匡皇極而扶世道使之著於廟廊澤被生民世誦其
詞而傳之宜矣若夫詆訐叫號不見省采徒爲一時
之空言似不足以煩紀載而學士猶傳道之不絕豈
不以天下之欲生也久矣有其言足以轉亂爲治利
安元元雖不見之施行而實天啓其人使昭一世之

公道後之人猶搯腕拊掌幸其時能用其言而不至於壞也。國家累洽休明迨敬皇之世百姓安生樂業有富庶之效。武宗承緒不改其舊則生民何幸而金貂左右妾好也佞幸倡優之笑縱橫亂政而御豹房輕騎妾好也嬉出六宮愁怨未有繼嗣之慶胡僧挾左道以梵呪弭賊則樊並蘇令嘯聚之禍蔓衍無窮淮南濟北覬覦之謀乘間而發是時元老大臣特從容勸上早朝而已亦未敢端言之也。公奮不顧身指切時事而尤惓惓以欲法堯舜當法孝宗爲言使公言獲用天下蒼生豈不受其福哉。此予所以讀

公之疏於本朝否泰升降之際未嘗不三復而嘆息也。公好性理之學與魏恭簡公相善故諸子皆及恭簡之門而居官政績多可紀。語具其門人陸光祿鰲所述行狀中。公歿十餘年太倉兵備副使南昌魏侯良貴爲公江右所造士登堂拜公像求遺藁捐俸刻之。公之子士淹士洵以序見屬因著公平生大節而論之如此云。

山齋先生文集序

今天子即位十年間吾崑山之仕於朝者遍列九卿侍從幾與大省比。刑部尚書周康僖公與其子大理

寺丞于岐同時在位而永嘉張文忠公方秉國公父子皆以失張公意先後罷去居閒以詩文自娛康僖公年八十餘而大理僅餘六十以終前歲公次子太僕丞以貞菴漫藁見屬爲序至是大理孫廷望還自太學復請序其祖之文余及侍康僖公又辱大理知愛不可以辭嘗讀武宗毅皇帝遺事時寧藩不軌臨安胡永清爲按察司副使奏事中陰折之而王府交通近倖必致胡公死地禁繫連年而給事中御史章連上大臣亦擁護之故遠左之謫姑以慰謝驕王卒賴朝廷清論而一時薰天之勢迄不能致胡公於

死方永嘉用事御史馮恩上書歷詆大臣永嘉與吏部汪尚書尤惡其指切欲傳致之死會皇子生將赦故事諸司各條事款上之公卿平議其可行者書之詔中而大理條款類有以爲馮御史地永嘉與吏部怒大理遂去官而馮御史亦得不死嗟乎直臣端士世不可一日無設不幸陷於罪戮旁觀者不出力以爭之則囚纍孤臣糜死無日矣余每論此未嘗不流涕歎息也大理精於法律或疑其文深然論議未嘗不引大體易州上巨盜二人一人瘐死一人病此兩人皆死則所誣引皆不能白乃舖藥之其後獲

真盜而誣引者皆出夷人郎捨松犯邊獲其兄子郎尚加禿坐以親屬相容隱律減死論以懷遠夷薦都督馬永任邊將尚書以有前詔永不許起用欲奏請曰若奏不可其人終不用矣卒薦之朝論翕然稱服惠安伯提督團營尋有旨以豐城侯佐之豐城以侯當先伯奏改敕下兵部議曰侯先伯者常也若上所命則公以下宜皆不敢抗其在朝可稱紀者如此余嘗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文能知文而後能知學古故上焉者能識性命之情其次亦能達於治亂之跡以通當世之故而可以施於為政顧徒以科舉剽

竊之學以應世務常至於不能措手若大理所謂有用者非有得於古文乎予故述其行事大畧以俟後之君子讀其文而求論其世者凡為文若干卷曰山齋者其自號也

卓行錄序

昔古聖人之治天下既先之以道德猶懼民之不協於中而為之禮以防之上之賞罰注措凡治民之事無一不歸於禮極而至於用刑亦曰制百姓於刑之中而已孔子以布衣承帝王之統不得行於天下退與其門人脩德講學始以仁為教然至于其高第第

子與當世之名卿大夫其於仁孔子若皆未之輕許而其告顏淵以克己復禮爲仁則孔子之論未始有出於禮者也。但古之聖人以禮教天下使君子小人皆至焉。若孔子之於其學者獨其爲君子之事以治其心術之微固禮之精者而已矣。然孔子終亦不以深望於人故曰不得中行之士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行者其所至宜及於仁而於狂狷之士孔子蓋未之深絕也。故於逸民之徒莫不次第而論列之。至其孫子思作中庸其爲論甚精而其法尤嚴使世之賢者稍不合於中皆爲聖人之所棄而鄉愿之徒反得

竊其近似以惑亂於世。孟子知其弊之如此故推明孔子之志而於鄉愿尤深絕之。由此言之至於後世苟不得乎中行雖太過之行豈非君子之所貴哉。若狄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寧與世之寡廉鮮恥者一槩而論也。自司馬遷班固而下至范曄而有獨行之名第取其淑詭異常之事而不爲科條唐書卓行之外又別有孝友傳。大氏史家之裁制不同所以扶翊綱常警世勵俗則一而已矣。國家有天下二百年金匱石室之藏不布於人間亦時時散見於文章碑志及稗官之家休寧程汝玉雅志

著述頗爲剽摘而彙別之凡爲書若干卷名之曰卓
行錄雖不盡出於中行要之不悖於孔子之志故爲
序之云爾

草庭詩序

廬陵康君奭字才難來游吳中士大夫皆樂與之交
將還爲歌詩贈之而以艸庭爲題凡爲詩若干首請
余爲之序草庭者君居家精舍名也君家在西昌郭
外臨大江日閉戶讀書其中用周子庭前草不除之
語以名其室蓋周子得孔孟之心於千載之下即此
庭草不除與已意同而已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

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
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人與萬物一體其生生之意
同故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天
不覆巢此心也賁若草木此心也天下雷行物與無
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同此生生之意而已知此
則知所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義同而
程子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趣
豈謂濠上之游以莊子非魚而不知魚之樂也哉周
子家道州二程子從受學焉即今江西之南安其後
象山草廬相望而出俱在大江之西而廬陵自歐陽

公以來文章節義尤稱獨盛謂其皆無得於斯道不可也今數年來海內學者絕響而江右一二君子猶能抱獨守殘振音于空谷之中當世學淪喪而巋然有存者君生其鄉豈謂無所聞哉何君本徹實君之弟子而與余有太學之舊尤數稱君行誼超然世俗利欲之外余故爲序所以爲草庭之意而其爲詩者蓋不必論也

水利書序

夏書曰淮海維揚州彭蠡既豬陽烏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周禮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

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世言震澤具區今太湖也五湖在太湖之間而吳淞江爲三江之一其說如此然不可不攷也漢司馬遷作河渠書班固志溝洫於東南之水畧矣自唐而後漕輓仰給天下經費所出宜有經營疏鑿利害之論前史軼之宋元以來始有言水事者然多命官遣吏苟且集事奏復之文摺引塗說非較然之見今取其顯學二三家著于篇

○戴楚望集序

世宗皇帝自郢入繼大統戴楚望以王家從來授錦衣衛千戶其後稍遷至衛僉事嘗典詔獄當是

時廷臣以言事忤旨鞠繫者先後十數人楚望親視食飲湯藥衣被常保護之故少瘳死者其後往往更赦得出如永豐聶文蔚以兵書被繫楚望更從受書獄中以故中朝士大夫籍籍稱其賢嘉靖四十四年予中第居京師楚望數見過示以所爲詩其論欲遠追漢魏以近代不足爲予益異之予旣調官浙西遂與楚望別隆慶二年春朝京師楚望之子樞哀其平生所爲文百卷謁予爲序蓋楚望之於道勤矣始楚望先識增城湛元明是時年甚少已有志於求道旣而師事泰和歐陽崇一聶文蔚至如安城鄒謙之

吉水羅達夫未嘗識面而以書相荅問及其所交親者則毗陵唐以德太平周順之富平楊子脩並一時海內有道高名之士予讀其所往來書大抵從陽明之學至於往復論難必期於自得非苟爲名者噫道之難言久矣有如前楚望所爲師友皆以卓然自立於世而楚望更與往來上下其議論則楚望之所自立者可知矣予之初識之特謂其典詔獄爲國家保護善人以為武臣之慕義者也及稍與之親觀其論詩欲上追古作者又以為學士大夫之好文者也蓋不知楚望之於道如此昔魏舒爲將軍鍾毓長史

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一日令舒備偶。毓初不知其善射。而舒容止閑雅。發無不中。毓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君才。如此射矣。楚望之初。不以語予者。豈其不欲以自見歟。抑何予之知之之晚耶。抑以予之不及於此歟。予與諸公生同時。間亦頗相聞。顧平日不知所以自信。嘗誦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黯黯以居。未敢列於當世儒者之林。以親就而求正之。又恠孟子與荀卿同時。而終身不相遇。及是而楚望之所與遊。一時零謝盡矣。此予之所以爲恨而

羨楚望之獲交於諸公間也。因讀其集。慨然太息而歸之。

○項思堯文集序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爲詩文若干卷。使余序之。思堯懷竒。未試而志于古之文。其爲書可傳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爲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

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以倡道之歟。思堯之文固無俟于余言。顧今之爲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其權足以榮辱毀譽其人。而不能以與于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于已。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于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于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于數千載之上。太音之聲何期于析楊皇華之一笑。吾與思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爲然。其造于古也必遠矣。 卷八

歸先生文集卷之九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序

平和李氏家規序

漳之南靖李氏自分南靖置平和。今爲平和人。以居西山。故閩人稱爲西山李氏。代爲名族。其先有西山居士實始起家。五世而至封文林郎太常典簿寧波教授名世浩。字碩遠者。其族益大。至是居士於世當。桃文林君不忍乃以義創爲始祖之廟。君從晉江蔡

介夫先生受學敦行古道為義田以贍族又做浦江鄭氏吳興嚴氏作李氏家規六十九條可謂有志者矣余因論君之為家規蓋本於不忍祧其始祖之心既為始祖立廟則不得不立宗子立宗子則不得不為法以合族而紂宗夫義之所出不可已者古者宗以族得民蓋天子所以治天下壹本於是以能長世而不亂宗法廢而天下為無本矣而儒者或以為秦漢以來無世卿而大宗之法不可復立獨可以立小宗余以為不然無小宗是有枝葉而無榦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是有榦而無根也夫禮失而求之野宗子

之法雖不出于格令而苟非格令之所禁士大夫家聞李氏之風相率倣而行之庶幾有復古之漸矣文林君之子文餘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居京師間以其書示余而為序之如此

浙江鄉試錄後序代

元年秋當天下鄉試之期浙有司遵令式以從事御史某監臨之竣事之日於是以士之姓名與其文為錄而考試官其實序之其當序其後仰惟 聖天子承統建極體元居正庶務維新天下之士喁喁鄉風彈冠振衣願立于朝以際休明之運此千載一時也

夫天地之氣茂隆鬱積薰為泰和蓋非倉卒所能致
然者嘗讀詩觀於成康之際周家極盛之會也成王
之初即作其詩曰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
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時成王方當嬛嬛在疚
之時而求望於賢才切矣當是時文武純佑秉德尚
迪有祿之元老猶在也而一時俊髦已濟濟咸造在
庭矣故其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
之禎蓋人材之生以扶世運實天也天將行成周太
平有道之長對越駿奔走之士已預生於豐鎬貽燕
之日而以待成王若有期會然者故其詩曰鳳凰于

飛翩翩其羽亦集厥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
于天子此天之所以扶翊興運而人材之應期而出
夫豈偶然哉 國家有天下二百年學校以養之選
舉以進之高爵以崇之厚祿以優之所以待士如此
其至也而其氣之鬱積茂隆至於今而止者適會
天子建元之日方又敦召遺老褒獎直言思遲多士
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俊英則海內之士感會風
雲魚鱗輻輳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蓋才無世而不生
亦無世而不用乘其時遭其會而後為奇耳夫浙古
會稽鄞郡當天下十五之一耳而士如此其盛也合

天下同是日而十五舉者皆如此其盛也合是十五
舉以貢於天子之庭所謂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
帝時舉於乎休哉敬因春秋正始之義為聖天子
得賢之頌云

太僕寺誌序

代

嘉靖十七年戊戌臣某為禮科給事中恭遇 冊
天尊 祖大慶昧死奏言 先帝請赦還大禮大獄
諸放廢臣及黜遠邪佞諸事 先帝方以孝治天下
惡前議禮者且謂道士 祖宗 郊廟用之以臣言
不讐謫徙之邊迨至末年 詔吏部召臣還會 龍

馭上賓 聖天子即位臣起為南京通政司叅議陞
順天府丞尋陞大理寺少卿又進太僕寺卿臣既拜
恩視事欲正官常定卿丞職分條民之利病又以寺
無掌故䟽陳數十事 上輒報可是歲自河北逾大
江之南民遭水沴臣稍以便宜寬其誅見馬遺財足
民無失職臣省中無事獲與二三僚佐發故藏篇籍
少有存者力為搜訪僅成草創蹈襲吏牘雅俗猥併
非所以成一家言存故事而已臣嘗讀尚書觀周武
王偃武修文華山之陽馬牧遍野倒載干戈苞以虎
皮示天下不復用兵也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

龔臣竊惟陛下嗣萬年無疆之曆運際中興二三年來嶺海陸梁妖氛曠息薄伐獫狁至於太原陛下盛德大福非臣下之所及臣又讀尚書穆王命伯冏為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臣三復斯言自念夙興夜寐兢兢于有司之事無以翊聖德於萬一有負陛下之寵祿臣不勝大懼

華亭蔡氏新譜序

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世家故氏族之傳不亂子孫皆能知其所自始迨周之季諸侯相侵暴國亡族散已不可稽攷漢司馬子長搜集遺文古書僅見五帝系謀尚書集世紀其後如官譜氏族篇稍稍間出迨九品中正之法行而氏族始重迄五季之亂譜謀復散然自魏以來故家大族蓋數百年傳系不絕可謂盛矣士大夫崇本厚始之道猶為不遠於古也今世譜學尤廢雖當世大官或三四世子孫不知書迷其所出往往有之以譜之亡也孰知故家大族實有與國相維持者繫風俗世道之隆汙所不可不重也况孝子仁人木本水源之思乎華亭蔡用卿始為其族之

新譜蓋不欲遠引而自其身追而上之至於六世而其始二世則名字已不能詳然君絕不肯有所附會曰自吾所知者而已蓋其慎如此予嘗論後世族姓雖多淆亂然自其本始猶當存其十之六七蔡之先出於周文王而蔡叔度武王之同母弟以武庚之亂遷其子胡能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舉以為魯卿士復封之蔡尚書蔡仲之命是也今蔡州有上蔡城其後平侯徙今新蔡昭侯徙州來今壽州也後二十六世滅於楚然自澤義以後徃徃為將相名賢史不絕書用卿雖斷自其六世推其為譜之意亦烏可不知其

得姓之所自耶用卿登隆慶二年進士為魏郡司理而予適在邢時相見以譜序見命余故頗採尚書史記之文以著其得姓之所自而新譜之族之大則自用卿始矣

龍游翁氏宗譜序

傳曰古聖人之治天下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而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尊尊親親長長男女有別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故聖王之治天下非特以自私也以此推之自王公以逮于庶人

故宗法明而禮俗成權度量文章服色正朔徽號器械衣服由此而出三代之衰廢古仁本人自為生渙然靡所統紀而天下更大亂經大兵而後定當此之時人如鳥驚魚散豈知夫鄉里族屬之所繫哉然魏晉而降區區綜核百氏以門第官人雖卑姓雜譜皆藏于有司而譜牒特盛迄于李唐猶相崇重五季衰亂蕩然無復有存者矣雖然古之聖王以親親也親親而宗法立宗法立而譜系自明非獨以譜也譜之盛也魏晉之失也至於譜亦不存而學士大夫莫知其所自而仁人孝子之心茫乎無所寄豈不重可歎

哉翁氏居太末相傳自隨始遷子孫蔓衍縣之杜山塢岑堂菴南村徃徃而是其居杜陽者曰文欽能追考其十八世以上曰學士居學士而下六世有官號妃姓墓地而不著其諱七世而下始有諱十五世始書兄弟又一世昭穆詳焉文欽既以為圖出以示予予觀之而歎世之君子莫能以為也為序而歸之

西王母圖序

余觀山海經汲冢竹書穆天子傳稱西王母之事信奇矣秦始皇東遊海上禮祀名山大川及八神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傳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

宮闕然終身不得至但望之如雲而已漢武帝諸方
士言神仙若將可得欣然庶幾遇之穆王身極西土
至崑崙之丘以觀春山之瑤乃秦皇漢武之所不能
得者宜其樂之忘歸造父何用盜驪驂騑之駟
馳歸以求區區之徐偃王穆王豈非所謂耄耶列子
云穆王升崑崙之丘賓於西王母觴瑤池之上乃視
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嗚呼余一人不足
於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蓋有悔心
矣然又曰穆王幾神人哉以窮當世之樂猶百年而
殂後世以為登遐焉傳云天子西征宿於黃鼠之山

至於西王母之邦執圭璧好獻錦組西王母再拜受
之觴瑤池之上遂驅升於弇山乃紀丌跡於石而樹
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山海經曰玉山西王母山也
在流沙之西而博望侯使大夏窮河源不見所謂崑
崙者武帝內傳云帝齋承華殿中有青鳥從東方來
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頃之西
王母乘紫雲輦駕五色龍上殿自設饌以棊盛桃帝
食之而甘美夫武帝見西王母於蜚簾桂館間則穆
王之車轍馬跡周流萬里亦勞矣豈公孫卿所謂事
如迂誕積以歲年乃可致耶然史云候伺神人入海

求蓬萊終無有驗則又何也史又云時去時來其風
肅然豈神靈恠異有無之間固難言也莊生有言夫
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
天地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西王母得之坐
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微乎莊生之論豈穆滿
秦漢之所能及此哉余嘗序西王母其說如此時人
未能喻其旨今王憲使元美與其弟進士敬美作此
圖以壽其外祖母劉碩人故書以貽之元美兄弟學
道當得妙悟法華經云妙光法師豈異人哉我身是
也又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豈必求佛與西王

母於崑崙之山生天之處哉

綵衣春燕圖序

吳粵於三代不在五服之內春秋於吳猶夷之最後
秦取楚吳始內屬及畧取陸梁皆以為郡縣然一日
有事杜橫浦陽山湟谿之關即與中國隔絕及漢兵
下滙離牂牁之水然後五嶺以南遂為天子之邦至
今千有餘歲會稽南海其文物常勝於河洛齊魯古
稱冀為中州蓋天地之氣有所鍾即為中州則知今
吳粵之盛不可泥古而論也余數見番禺之士往往
秀穎古所謂中州不能過一日胥會京師嘗竊歎四

方萬里之外彈冠結綬於朝 國家威靈軼于三代
矣南海鄭祖欽吳與余同榜進士同試吏大司空其
貌冲然有德君子也自始與張文獻公余襄公皆嶺
海之產至今朝丘文莊公相繼屹然為名臣吾於同
榜中嘗私目之庶幾有復紹前哲而起者蓋於祖欽
望之一日祖欽道其尊君養新翁居家樂志有書史
之娛有山海之觀有荔枝洲花鴈昌華芳春園林之
勝因慨然起萬里衡陽之感又自計明年當得州縣
便道歸可以過家上壽也余又歎當周之盛時士有
驅馳王事不得見其父母如陟岵之詩者矣今番禺

去京師萬里祖欽一旦思其親可以計日而還則士
之生於今時者又何幸也會有為祖欽繪綵衣春燕
圖者因為序之云

歸先生文集卷之九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

門人夏禹錫校

序

○送吳純甫先生會試序

予為童子時則知有吳純甫先生長而登先生之門
悅而忘其歸也蓋世之所謂慷慨魁磊之士吾必曰
先生焉先生精於學遠於文熟於事少時為縣大夫
郡邑長者所推重當道者往往歎息期以大用指日
以望既而摧抑頓挫者幾三十年先生自負瓌偉不

見施設獨喜為人言之人無賢愚見者傾倒自少年
學子稍知向方者必引而進之士之有志者亦皆歸
先生每從嘉林修竹間紆衿方履笑詠相隨殆無虛
日時有質辨剖析毫髮議論蜂起群疑豁如雲披雨
霽天清日明其於天下之利害生民之得失常有隱
憂於其間天子中興慨然有志於三代之治詔書數
下所以修明千百年之廢典者不一事悉先生之所
嘗言者故與先生遊者皆去為顯官先生獨為諸生
揖讓進退自若也嘉靖辛卯先生始發解於是將上
禮部服王官有日矣皆喜先生之遇而又惜其晚也

然君子之論不施於早晚之間而施於遇不遇之際
不以徒遇之為喜而以得所遇之為樂予惟 國家
以科目收天下之士名臣將相接踵而興豪傑之士
莫不自見於其間而比年以來士風漸以不振夫卓
然不為流俗所移者要不可謂無人也自餘奔走富
貴行盡如馳莫能為 朝廷出分毫之力冠帶衰然
與馬赫奕自喻得意內以侵漁其鄉里外以芟夷其
人民一為官守日夜孜孜惟恐囊橐之不厚遷轉之
不亟交結承奉之不至書問繁於吏牒餽送急於官
賦拜謁勤於職守其黨又相引為重曰彼名進士也

故雖犖然肆其恣睢之心。監察之吏冠蓋相望。莫能問也。居無幾何。陞擢又至矣。其始羸然一書生耳。才釋褐而百物之資可立具。此何從而得之哉。亦獨不念朝廷取之者何如。用之者何如。爵祿寵錫之者何如也。豈其平居無懇惻之意歟。將富貴之地使人易眩失其守歟。世之所倚重者。盡賴此輩。而如是。弥望君子。蓋以為世道無窮之慮焉。初先生與余論天下事。予未嘗不竦然又默然有感也。以為在位者皆以此為心。則天下可以無事。然而先生不遇也。今先生遇矣。得一人於千百之中。不可謂無護也。障流波於

奔瀆之日。不可謂無力也。以其向所言者而從事焉。則猶飢渴而飲食之也。夫趨俗之士。師師持正之士。諤諤夫諤諤。非幸也。然天下之事。彼不為而此為之。倡者一人。隨者十人。則固當有聲氣之同者。若是而相與持天下之勢。君子又以為世道無窮之幸焉。故予謂先生不謂之晚。而如先生乃可謂之真遇也。若彼碌碌者。徒雖襁褓而朱紫日。唯諾於殿廷。吾不謂之遇也。因書以為別。

送夾江張先生序

昔者天下太平。士之一材一藝。咸思所以奮起樹立。

以自見於世而上之所以甄別進退激揚風勵之者
靡不至天下之小官其名嘗達於天子之庭朝而為
善夕以聞於朝而旌擢之命加焉夕而為惡朝以聞
於朝而誅削之令加焉故懷不肖之心者懼而不得
逞有一命之寄者皆以自愛而不輕棄其身夫是以
能鼓舞變化一世之人材而賢者恒自下僚崛起卓
然為天下之望躅冗無能之徒終身沉淪而不敢有
分外之思承平既久士無賢不肖率以資叙交馳橫
鶩布列天下之要位以行其恣睢之意窮閭之民愁
苦籲告而扳援憑藉巧文掩護時得忠勤之褒至於

仁人志士不幸偃蹇於卑服竭力以行其所志而蒙
其恩者交口贊頌上之人猶掩耳弗聞而獨以其意
制輕重於其間公論在於下而上弗知有識之士所
以掩鬱喪氣而長歎也吾師夾江張先生司邑之教
寬和樂易不設防畛而介然之操不為勢利之所沮
屈周知士之所急時以從容數語洞析其情而先生
之愛士與士之愛先生不啻如家人父子邑之人自
薦紳先生下至於市井之童稚皆知其賢迺者有同
州之命莫不咨嗟歎息為之徧訪士大夫之宦游長
安者知其風土之不逮吾吳中而以為憂又以為先

生之賢宜得顯擢使出於格例之外而顧復奔走於常調是所以益抱無涯之恨而傷公論之未明也夫天下之官上自公卿下至於州縣之吏其等級不知有幾而數之至於學官此豈有意知其可否而黜陟進退之者然則又烏能知吾邑人之情之如此也哉予為弟子員事先生於學官者四年見先生再遭子壻之喪孀女寡婦年老撫抱幼孫客居萬里之外先生之官又世之所謂窮苦寂寞而無聊者而處之裕如未嘗有愠色則區區計較於毫毛之間者非先生之情獨予與邑人之情不能已者如此也

○送何氏二子序

自周至於今二千年間先王之教化不復見賴孔氏之書存學者世守以為家法得以治心養性講明為天下國家之具而孔氏之書更滅學破碎之餘又不復可以得其全其有足以意推而較然不惑者不過什之三四而已而儒者先後衍說作為傳註有功於遺經為甚大然在千載之下以一人一時之見豈必其皆不詭於孔氏之舊而無一言之悖者世儒果於信傳而不深惟經之本意至於其不能必合者則寧屈經以從傳而不肯背傳以從經規規焉守其一說

白首而不得其要者衆矣。間有不安於是，則又敢為異論，務勝於前人。其言汪洋恣肆，亦或足以震動一世之人。蓋漢儒謂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道。夫能明於聖人之經，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講哉！凡今世之人，多紛紛然異說者，皆起於講道也。予以為聖人之言，簡易明白，去其求異之心，而不純以儒者之說，閔之必有庶幾於所謂什之三四者。南陵何氏二子自蕪湖浮江而來，千里而從予於荒野寂寞之濱。予常以是告之二子，未嘗不以予言為然也。歲暮辭予而去，惜二子亦方有事於進士之業，而未暇於予之所去。

然二子要為知予，而其志意非苟然者。昔楊子雲作太玄，以示劉歆，歆號博極群書，予獨怪其無一言論玄之是非，而直以後人覆瓿為憂。顧於歆之意，何如耳。後之人奚暇論耶？至雄之弟子侯芭，獨知好雄書，予非為雄之學者，而士之知與不知，則千載同此慨也。

○送宋知縣序

宣宗章皇帝時，蘇州守臣以吳中賦重，抗疏為民請命。一時雖未及大有恢張，以沛曠蕩之恩，而詔書裁減德意甚美。時又專委重臣經地物，貢其法至為纖

自光緒文集 卷之七
悉此非樂為是繁碎亦因土之宜順民之性不得不
然也歲久弊滋吏胥緣以為姦議者不深惟立法之
意務為一切以求簡便名曰未嘗紛更而實大變
祖宗之舊衆從而和之以為真得變通之宜而三吳
之民陰受其禍已數年矣稅籍日以亂鈎校日以密
催科日以急而逋負日以積故為吏吳中者督賦為
尤難宋侯之為崑山也寬不廢法威不病民承弊壞
之餘稅辦而民以和而侯尤深言舊制之宜復為書
白於大府大府未能行也於是侯以徵書北上當為
天子近臣得條上天下事此可後乎蓋 國家仰給

東南以區區一隅供天下財賦之半至於今而力竭
氣盡已不勝其弊又重之以絲更譬如人衰老而服
烏喙其亦難以久矣夫法之沿也不可易變法之變
而不善也不可不復或謂絲更已定懼再更之難豈
不大悖哉崑山之東鄙土瘠而民尤貧均稅以來困
蹶益甚歲復荐飢侯加意撫恤向之逃亡者鵠形鳥
面爭出供役而侯之將行莫不悲哀如失父母嗇矣
富人哀此煢獨侯之德政於是尤著其父老以予之
寓東鄙也乞文以送之惜予之不文無以道父老之
意獨述其所聞見以贊侯之行去侯南陽人嘗嘉靖

二十四年八月也

○送郡太守歷下金侯考績敘

吳郡為太伯建國秦置守而屬之會稽迄漢中葉人物財賦甲於東南唐以降繁盛極矣今為王畿千里甸服之地太守比古寰內諸侯尤號尊重星紀五野環以大海匯以具區原田沃美生物豐遂水陸之珍包匭筐篚之貢織縞茶紵空方之輸三服官者不論也一歲中漕挽委輸至四百萬鄉邑之秀鳴珮執玉接武於天朝四方之賓奉符乘輅絡繹于傳舍名而列郡隱然一大藩云是以任是職者必天下之選

我金公以濟南名儒奮跡甲科為材御史奉使持節風行閩嶠天子憂憫元元思維股肱之郡根本之寄疇咨在庭無踰於公俾以臨治焉歲在壬子當報政之期於時春風徐來駢駕初發州縣屬吏相率祖道於都亭公周覽閭閻之墟緬懷前政如韋應物白居易之風猷遠矣國家稽古為治妙選良二千名二百年來鴻名大德媲美前古稱於父老之口代不乏人然當天天下無事休養滋殖累世熙洽吏治寬緩節目疏畧雖賦役繁重而蠲貸之政屢下是以為郡者得優游其間慕尚前史循良之治煦嫗覆育以達

其慈愛之心。至於上計述職。得與文學法從。錫晏賦詩。而璽書累下。用周漢增秩進律之典焉。今承平日久。吏治利敝。疆場靡寧。詔使旁午。責數年之逋負。於俗奢民貧。災殍凋瘵之餘。寬之則廢。上之供急之。則傷民之命。自非識時通變之材。其於上下損益之際。未能調劑之不失其宜也。公於是時。鎮以寬靜。處以弘簡。不震不竦。能使上安而下服之。可謂難矣。某常有事郡中。望公進止。肅肅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又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公其有焉。自惟生長濟西。去歷不二百里。鄉里晚進。仰

止德聞。非一日矣。今承乏為吏。得與趨走之末。瞻望德容。每事依以為師法。誠恐此行。用漢刺史入為三公之例。留之臺省。則何以慰吾吏民之思哉。是以與諸屬吏道其所以而書之。以為序。

○送王別駕考績之京序

周官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夫善能敬正法辨六者。於吏事可謂盡矣。而必以廉為本。蓋非廉不足以弊群吏之治。是故吏之廉者。非獨無傷于民財而已。推其所為。無非利于民者也。吏

之貪者非直傷于民財而已推其所為無非害于民者也何也廉吏之所出不以已私與之則盡廉讓之為也能徇人之情者也雖偶有失焉亦一二而已矣貪吏之所出必以已私與之則盡攘奪之為也不能徇人之情者也雖偶有得焉亦一二而已矣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天下有道則吏莫肯為不廉此孔子所以謂之先變者也吳為東南財賦之藪歲漕之所入常以一郡當天下之半地大物阜號為殷富往者倭夷自外海轉入吳境仍歲侵擾天子震怒數誅易撫臣調天下兵屯海上師出逾年無功民

既苦侵暴又有供億之擾吏復乘時以為姦利蓋蠻夷之禍固本吏治之所致迨軍發繁興黠猾挾利端無窮則吳之子女玉帛不獨填委于滄波浩渺之中而亦潛輸于刀筆筐篋之間矣自前歲携李告捷倭亦不復大至稍稍向北海以去民媮得暫息然海防未徹警報不至尚未有息肩之日也故嘗以為欲夷狄之無侵害在于使民得安其生欲民之得安其生在于吏治之良求吏之良者無他亦無總于寶貨而已天子與二三大臣重惟東南之寄慎選牧守得雲中溫侯宣布詔條振舉綱維威愛並流百姓喁喁

歸先生文集 序卷之十 一兩全堂
有太平之望而廬陵王侯實為之佐時屬邑長吏多
缺計到官以來在郡之日少而單車往來遍歷所部
東自瀕海旁緣大江涉西湖之區久者經年近者數
月最久至于崑山百姓以為非能屈侯以百里之寄
乃復見漢世郡太守刺史行縣故事而加親且久者
也侯為人清廉不擾真有卻金暮夜飲貪泉而不易
之操是以百姓悅而安之屈侯于縣本非所望而人
情狃習反若所當然者則于其去也其能不戚戚以
悲乎於是鄉進士某等餞于江之滸以為是不能忘
者民之情也而摛辭以述侯之盛美吾徒之職也遂

書以序其行

○送南京虎賁衛經歷鄭君之任序

代

國家更前代樞密之制以五都督統天下兵留守四
十八衛京軍分隸之而錦衣等上十二衛無所隸屬
為環衛之師天子之親軍也虎賁蓋其一焉虎賁氏
自周有之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守閑
宮門後遣徵事四方以為行衛在漢則屬之光祿勳
與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為八校尉虎
賁中郎將插兩鵝尾紗縠車衣虎文錦袴為武衛之
貴選國家存其舊名而職掌無所異自永樂建都

六官百官皆遷于北。然皇祖官寢官司留于南者如故。而兵衛亦無改焉。依阻長江，控引南北。祖宗之慮遠矣。承平二百年，不特諸曹職務清簡，而禁旅閑靜無事。其佐幕之官，日乘馬具名刺相過，從飲酒遊山而已。自頃海上之警，江淮之間，往往騷動，則留守百司亦有不能一日宴然者。况環衛之重，寄乎臨安。鄭君初佐太湖縣，以能治劇，調吾崑山。崑山在海，上當寇衝。君選練民兵，教閱有法。蒞事未幾，承檄造舟于閩。越歲始還，而京幕之檄又至。蓋以上官素知君，故遷轉之。亟縣人雖惜之而不能留也。以君之才

往贊戎政，其必有以自見於有事之日者矣。抑定鼎之初，所置十二衛，四十八衛，皆天下精兵。皇祖所以什楚舉吳，廓清海甸，收閩越，取中原，拾宋掇秦制，趙拔燕者，乃今部伍殘闕，至無兵可補其廢壞之由。與所以當修復之故，不可不思也。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又曰：豐水有芭，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願君以為居保釐之任者告焉。

○送太倉熊太守之任光州序

昔儂知高反，嶺南有衆萬餘人，所過如破竹。吏民皆

望風走天子以謂縣官素不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
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凡失守者皆奪兩
官惟能任屬大將使盡其材能之所宜卒走智高嶺
南以平國家太平日久東南吳越之區山川秀美
物產饒富民老死不見兵革吏以期會鞭笞集賦稅
而已不過三年輒得京朝官以去故天下士集於
吏部皆指以為樂土一旦倭奴來海外憑陵內地則
大江以南之州縣無不騷動吏非素備嬰城自守惴
惴不能保當是時朝廷雖有命將而吏以罪罷去
者時時有之議者謂宜責守城之事于有土之職而

戰勝共武之服有將帥在也吏或失守當如皇祐之
詔今熊侯守太倉太倉東邊海上賊入境即犯之如
是者三年而城不陷宜在褒賞之科而為使者所劾
落職為光州固始縣幕官吳中士大夫莫不歎惜之
昔嶺南之賊敢於攻城而今海島之賊利于掠野故
城之能全者不難而太倉之城為賊衝其全為獨難
而侯之賢猶著聞於人侯為人凝然有器度雖倉卒
擾攘之際能從容以不亂羽書狎至而安閒自若武
夫捍卒見之帖然不敢出聲此亦才氣有過人者而
州民之所恃以為安者也天下無事使者乘勢作威

自先生文集 卷之十
福以升黜州縣之吏唯其意之所之而民之好惡莫
恤也若軍興之際賞罰注措一舉手搖足之間而死
生存亡于是焉繫而猶以私意行之不知其何以為
心海上之役于今三年百萬之師每戰輒劔原野暴
人之骨川澤流人之血東南之禍亦慘矣由其道而
不變吾不知其所窮也方賊之初至有姦人為間挾
大吏以謀賺城登高指顧萬目所見侯先其未發使
人擒之大吏媿汗開門夜走若非侯破散其謀賊必
據太倉城其禍當不止於今日矣前年之秋賊乘西
風歸島嶼餘黨數百人為官軍所圍假息南沙或以

為窮寇宜開其一角使者不從檄侯與諸帥固守近
歲暮諸帥皆去侯自度力不能獨支亦解圍以歸賊
得乘船而逸使者之所以劾侯以此兩事夫南沙之
責當有所分若姦人為間乃侯之所擒而反謂侯薦
其人於大吏凡所刺舉以好惡變亂失實類如此於
是侯將行其素所獎拔士州學生張元蒙等來告謂
予素知侯不可無一言吾聞侯待罪虎丘寺日以登
臨為樂窮五湖之勝已而受帥府之檄使還州募兵
州人父老前後歡呼如見父母而侯以罷官臨其州
之人自以無媿色予乃區區若為之自疏者蓋以為

吾東南無窮之慮所不能不致其怨憤之辭實亦州人之志也

○送吳郡別駕段侯之京序

蓋天下之所須者才也才不足以當其任與之百里之地躊躇焉常若無所措其握持膠固自以為能有所執而大者往往廢弛頽靡而不自知其明與力僅至於其小者而蔽塞強戾不勝其恣睢之習民何以堪之蓋孔氏之門論為政詳矣取其果與藝與達者宜若非政之所先然非是三者莫能得乎人情也故嘗論牧民者譬之操舟使之張則張使之喻則喻以

能得乎風與水之情不然未有不敗者也侯有通敏之才於賦籍兵瑣一覽悉記獄訟大小無不立決而取舍操縱皆合於情故自士大夫至閭閻之小民咸便安之侯嘗令嘉祥矣又倅淮陰矣能以治究者治淮以治淮者治吳風土習俗夫豈不同其達乎人情一也故嘗論牧民者譬之父母之生子為之擇乳母焉其乳母或以他故去而鄰之母代為之乳猶乳母也又復為之別求乳母則過矣古之守令有假有守有攝然久之即真也郡丞常行縣事亦何不可哉而必選令此亦法之過也侯河東儒者每至庠舍都講

諸生尤服其經學而其門人多貴顯於朝者先是數年間崑山令缺栗侯永祿任侯環李侯敏德王侯如璣皆以別駕來署縣惟王侯泰和人而三公皆上黨同縣崑山之人並稱其賢侯今繼之又賢也今太守王公以盛德年少在位公陽曲人而參佐以下大抵皆出山西一時之盛非偶然者蓋平陽蒲坂先王遺教其君子有深思焉豈非吾吳民之福哉而繼侯署縣者別駕周侯又絳州人也予故惜侯之去嘉崑山之人又得侯同官同地者夫晉之君子其施於吾民者遠矣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序

○送童子鳴序

越中人多往來吾吳中以鬻書為業異時童子鳴從其先人游崑山尚少也數年前艤舟婁江余過之子鳴示余以其詩已能出人今年復來吾友周維岳見余為念其先人相與之舊謂子鳴旅泊蕭然恨無以卹之者已而子鳴以詩來益清俊可誦然子鳴依依

於余有問學之意余尤念之嘗見元人題其所刻之書云自科舉廢而古書稍出余蓋深歎其言夫今世進士之業滋盛士不復知有書矣以不讀書而為學此子路之佞而孔子之所惡無怪乎其內不知修己之道外不知臨人之術紛紛然日競于榮利以成流俗而天下常有乏材之患也子鳴於書蓋歷能誦之余以是益奇子鳴夫典籍天下之神物也人日與之居其性靈必有能自開發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如卿雲輪囷覆護其上被其潤者不枯矣莊渠先生嘗為余言

東廣陳元誠少未嘗識字一日自感激取四子書終日拜之忽能識字以此知書之神也非書之能為神也古人雖亡而其神者未嘗不存今人雖去古之遠而其神者未嘗不與之遇此書之所以可貴也雖然今之學者直以為土梗已耳子鳴嚮古之書然且幾於不自振今欲求古書之義吾懼其愈窮也歲暮將往錫山寓舍還歸太末書以贈之

○送狄承式青田教諭序

予與承式同舉於鄉試於禮部皆不第而承式獨以祿養為急徘徊都下送予出崇文門外謂當得官浙

中因約余遊錢塘西湖遠則在天台鴈蕩之間欲爲東道主人然又數不果今年始得處之青田青田在萬山中足以讀書談道優游自適而浙東學者近歲浸被陽明之教為致良知之學承式為人敦朴斂約不喜論說而中有自得者今為人師不容默默亦將出其所有以考論其同不同何如也浙東道學之盛蓋自宋之季世何文定公得黃勉齋之傳其後有王會之金吉父許益之世稱為婺之四先生益之弟子為黃晉卿而宋景濂王子充皆出晉卿之門高皇帝初定建康青田劉文成公實與景濂及麗水葉景

淵龍泉章三益四人首先應聘而至當是時居禮賢館日與密議浙東儒者皆在蓋國家興禮樂定制度建學養士科舉之法一出於宋儒其淵源之所自如此近歲以來處之科第至闔郡不見一人或者遂目為深山荒絕之區而不知假令縣歲貢數十輩豈盡謂之才賢得人耶以甌粵區區二百年有文成公為帝者師不可謂之乏人也矣天下承平日久士大夫不知兵一旦邊圉有警束手無策徒望之勇猛強力之人如此則古所謂合射獻馘於學宮者何事耶文成以書生當方谷珍起海上毅然建勦滅之策佐

石抹元帥擒殄山寇卒以保障鄉里挈全城以歸興王之運其文武大畧且未可以一鄉一國之士槩之矣承式入公之里而與其子弟游能無慨然有感矣乎夫山川之氣積二百年當有發者况以先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語訓迪之將見括蒼之士必有文武忠孝出而為國家之用者矣

○送熊分司之任滇南序

夫官與民利害相係久矣其官制簡者其民必靜其官制繁者其民必擾而法嘗自簡而趨於繁人情非好為自用以訾毀前古而必以已之所為為是特出

於因循變易不覺日與古異趨至其聞古之道未嘗不慨慕而欲追復之也漢置郡太守其屬有都尉典兵禁備盜賊亦時省罷併職太守而無都試之役其後頗設刺史監之或臨遣光祿大夫博士循行天下然不常有而郡國寇盜所遣大將亦絕少今制州郡之上命使日增以故職司不能有所展往往監臨無慮數人皆不過代郡行事而已江南為畿輔近年以來復以省司來制內郡非祖宗之舊蓋權時之宜云公初以進士守太倉適有倭夷之寇廷議以公寬仁直諒遠邇畏愛可當東南之寄稍遷郡丞遂以按

歸先生文集 序卷之七 兩金堂
察司臨制諸郡議者以為官制雖變古而公以一人
歷數官皆民事兵馬之職而終始不離太倉之境如
漢加魏尚為雲中太守龔舍為泰山祝良為九真而
張喬為交趾刺史之比自公居官任職島夷不再侵
瀕海清宴此前代刺史郡守之明效也於是公在吳
十有二年始有滇南之擢吳民咨嗟以不能復留為
恨余意廟堂以公賢望既高姑藉此以為召入內臺
之地即滇南不可久矣抑今制常以部院大臣循行
天下吳民望公再駕如往時周文襄夏忠靖二公吾
知滇之民不能與吾吳民爭公也今 天子與二三

大臣維新廢政必因民所宜雖官制不必盡合於古
而如前日之任公者可謂得古之遺意矣滇南雖去
京萬里而公楚人也自巴黔以西無隔滇道者今其
地風土清淑四時景候如春而花草妍麗中州無有
百姓安樂葉榆西洱之間無犬吠之警直臥以治之
而已矣詩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
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又曰樂只君子福祿膺之優
哉游哉亦是矣矣余日以望於公焉

送計博士序

昔者先王以道術教天下自周之盛時詩書禮樂以

造士。蓋其來已久。而後孔子修而明之。所謂博學於文者。博此而已。博而約之。以禮。所謂一以貫之者也。孔子平日教人以講學者。非能舍乎是。而別求所謂道也。其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可謂彬彬乎其盛矣。孔子既沒。各以其所能教諸侯之國。世主亦知崇尚之。蓋於是時。始有博士之官。遭秦滅學。其官猶不廢。漢得以因之。武帝表章六經。置五經博士。其後世加增。廣迄於東都。遂有十四博士。太常總領之。當其盛時。石渠白虎之會。天子親制臨決焉。蓋秦漢之際。六學殆幾於絕。然猶僅存。而復著。天之於斯文。

若有陰翊於其間。而國家運祚亦賴之。以維持其關係。豈小哉。漢以後數百年間。朝廷之官。世有變更。而唯博士獨常置。賈馬王鄭之學。大行於魏晉之後。而梁之皇甫侃。褚仲都。周之熊安生。沈重。陳之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之何妥。二劉。皆以博士名當世。至貞觀正義之行。則前代諸家。不復兼存。而其說始歸于一。學者徒誦習之。以希世。而唐之儒林衰矣。宋之大儒始著書。明孔孟之絕學。以輔翼遺經。至於今。頌之。學官定為取士之格。可謂道德一而風俗同矣。然自太學以至都縣。學者徒攻為應試之文。而無講

誦之功。夫古今取士之塗，未有如今之世，專為一科者也。苟徒以應試之文，而未能明其所以然，吾恐國家之於士，其用之者甚重，而養之教之者，猶未具也。夫苟習為應試之文，而徒以搏一日之富貴，士之所以自為者，亦輕矣。知其所以講誦而求自得之，則雖孔子之教，不出乎此。夫天下學者，欲明道德性命之精微，亦未有舍六藝而可以空言講論者也。柳州計君之來教崑山，以寬仁化導學者，未二年，用高第入為國子博士。余歎計君之賢，庶乎有志於舉博士之職者，為序以贈之。

○送張子忠之任南昌序

昔夫子與其門人論政，載於論語之書，甚詳。雖其為言不一，然皆為政之道。而於為政之事，未嘗及之。而求其一言以盡之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已。今世之所患，不知道而不能愛人。夫不知道而不能愛人，其為鬼瑣恣睢之徒，固不足言。至其有所樹立，號為能吏者，不過徒事聲跡之間，一時赫然燁然，眾人以為美，而天下之元氣日以耗，而有不自知者。世亦何賴於此？故學道而能愛人，不當復論其水土之風氣。與夫時之變化，而無所不可辟之，水能流而已。至於

為澗為澗為瀾為波為潛為澣為沱為洵為沙為瀆
為汙為汜為淪為徑惟其流之所至不能預期也君
子能為道而已至於為粟為立為恭為敬為毅為溫
為廉為塞為義為平康正直為疆弗友之剛克為燮
友之柔克為沈潛之剛克為高明之柔克惟其道之
所至不能預期也夫非特令於揚粵之間宜也令於
齊魯燕趙秦晉之間亦宜也雖累綦至於入為九卿
為天子之宰相宜也今南昌三司治所大吏鎮壓於
其上可以抗而或有所當承可以隨而或有所當執
且又獨無所以感動諷諭之乎士大夫登朝著與其

居於鄉者繼踵接武裁以法逆於情徇以情骫於法
又獨無至公大義且于道德之重者不可隆南州高
士之禮乎其民好訐以訟懲其狡猾矣獨不可使吏
治蒸蒸不至於姦乎財賦不若吾吳之繁重而上供
之不可廢搜其隱匿矣獨不可恤其災害而蠲以與
民乎地介江湖盜賊多有殲其魁傑矣又獨不可使
聞教令以解散安土樂業如渤海之政乎昔 太祖
高皇帝建都金陵與偽漢爭天下諸將血戰堅守豫
章以挫其鋒迄成底定之功今忠臣廟在焉然二百
年來疆藩不軌蠻夷瀕洞江湖之盜無世不有而議

歸先生文集 卷之五
者以今日三垂多警唯江右宴然以是為子忠喜是
猶以劇易利害言也吾所言者道而已矣吾聞安成
有鄒祭酒吉水有羅諭德方居深山講明聖賢之學
子忠試往而質之必以吾言為然也

○送蔣助教序

全州蔣先生教崑山六年入為國子助教崑山之學
者四百餘人從兩先生祖道郭門外而請予為文序
之 國家文治熙洽宇內萬里士無遐邇皆通明六
學彬彬然出為王國之用故先生來自嶺表司教圻
甸今又進陟 天子之成均以其教於一邑者推之

天下可知矣古者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
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秀
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
學于大學曰造士而後爵命焉今州縣之貢舉近古
遍升之法矣而太學之官屬亦取郡邑博士之高第
夫豈亦因其意而為之歟三代教養之制不可復詳
而遺書之存者猶可以知其一二自宋之大儒以戴
記所載大學篇為古大學教人之法其說以古之明
明德于天下者必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
家治國而後天下平其為格致之論條理甚析而近

世之說乃又有不然者夫學於太學而不知其所以為教則所以為治國平天下者果何道也天下之士方謹然以爭矣至以前之所為說者以應有司之求而以其所自為說者為私門傳授之奧旨而有司者無與焉豈不悖於建學立官之意哉今世貢舉之格要以為一定之說徒習其辭而已苟求其意則六經聖人之言有非一人之說所能定者矣漢之儒者號為專門至於都授大會異同絲絲務求其是而不主一偏故有石渠白虎之論是乃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天子憲天稽古數十年來郊丘宗廟明堂之

禮多所裁定而車駕親御太學者再矣而予獨疑今之六館之條格猶牽於選慎之議而月書季考非所以作成天下之人材以仰體天子所以崇化厲賢之意而徒得猥瑣流俗之徒習其辭者以應有司之格焉非所以興四方太平之原制禮作樂鎮撫四夷之具也予太學弟子也故於先生之行而私以質焉

○送陽曲王公參政陝西序

陝西省治故長安周秦隋唐之所都昔人稱其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而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雖三河天下之中王者之所更居然古今建都

之形勝無逾關中者 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嘗幸
汴幸洛將幸關陝時以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
之亂戎馬蹂踐所過皆空城千里無行跡而金陵廟
祔已定遂為帝都亦其時與勢不得不然也永樂北
遷而萬世之業定矣然以長安為大省建布政司則
前代行省之官蓋周之師保萬民寄任不輕也司有
使其貳為參政即前代之叅知政事宰相之亞也拊
循教化數千里之地非獨漢京兆馮翊扶風之任也
今天子哀憫元元作興吏治未及三載考績之期特
行黜陟之典於是陽曲王公以按察司副使分司江

南遂晉是官予素受教於公輒附于古贈言之義以
贊公之行蓋王者以六合為家其根本在生民非必
其行在所當軫念也長安浩穰稱為陸海河山土地
無改於昔今之感耗甚矣豈非任岳牧者之責乎昔
鄭國渠白渠兩渠之饒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至唐杜
佑以為大曆初所溉田比於漢減三萬八千頃是時
長安尚為京師而佑言已如此誠如杜氏計復此兩
渠勸農置官嚴修障塞積穀繕兵以收漠南之地漢
唐之盛豈不庶幾哉昔宋慶曆初是時天下全盛范
文正公請城東京議者以為迂其後乃思其言先朝

丘文莊公亦以幽燕迫近胡虜而漕河易噎欲重山後之守尋前元海運之法今以關中百二之險誠使膏壤千里百姓殷富而漢唐河渭之漕故在於此以為國家之陪京此萬世之慮也公蚤貴而好學方有志于經世而其治吳寬靖文雅清廉慈愛吏民歌思之余不容以頌述獨以迂愚之說贊公仰答天子之寵遇云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